

如何让师德在课堂上生动起来

课题问道

师德师风是新时代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。提升师德水平,健全师德建设长效机制,打造一支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结构合理、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,是摆在各级各类学校面前的重要议题。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。在学校里,育人最重要的场域就在课堂。课堂是师德生动呈现与扎根生长的重要空间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师德是发生在课堂中、流淌在师生间的鲜活的育人力量。

当前,师德在课堂上难以生动起来的主要原因如下:

一是认识问题。个别学校把师德建设独立于教研、课堂教学之外进行。而且,多放在寒暑假或日常教师政治学习时开展,即便如此,更多的是学习师德的相关政策条文或反面案例,师德建设停留在“学习层面”,缺少把师德建设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的理性思维和实践视角,师德失去走进课堂、在课堂中具象化的前提。

二是认知问题。个别教师对师德的理解存在误区,把师德局限于“不触碰红线”,认为只要不体罚学生、不违规违纪,师德就合格。这种思维,忽略了师德更深刻、更高层次的内涵要求。“底线”是最低标准,只看到“底线”,容易忽视教育的人文关怀、人格品质培育,缺少尊重、鼓励、包容的实践思考。生动的师德,是在守住师德底线的基础上,教师在课堂上要做到谨言慎行,以德育德,用心用情呵护学生健康成长。

三是观念问题。个别教师把课堂的首要目标,简单地定位为完成教学任务,提升学生成绩,课堂上重知识、技能的传授与习得,轻细节育人,忽略师生情感交流互动。即便面对课堂突发的学生情绪等问题,老师也多以教学进度为优先,草率处理,缺少共情与包容,缺少以德施教。

四是技能问题。虽然个别教师认同课堂是呈现师德的重要场域,但缺少思路方法,特别是在遇到学生答错问题、课堂吵闹、消极应对等情景时,缺少冷静思考的态度与有效应对的策略。换句话说,宏大的师德,缺少落

■ 刘仁富 张桃 李刚

地课堂的言行,导致教师有心践行,却难以生动呈现。

如何破解以上问题,让师德在课堂上生动起来?本课题组认为,教育行政部门、各级各类学校可以建立以下实践路径:

一是打破壁垒,树立“课堂处处立师德”的理念。师德建设要从“专题培训”走向“课堂融入”,就要让教师有新的认知:例如,每一节常态课都是师德的实践场所,每一次师生对话都是师德的行动表达;师德不是附加在课堂教学之外的任务,而是课堂教学本身自带的育人利器。让老师在教研、备课时,不仅要备教学环节,同时还要备育人细节。课堂上如何评价学生?怎样关注性格内向的学生?把师德纳入备课环节,就是从源头上让师德融入课堂。

二是注重表达,让师德可感可知。师德具象化,核心落在教师课堂的一言一行中。要让教师的言语有温度。例如,学生回答问题出错,聚焦问题本身,保护学生勇气;善于发现学生微小进步,给予真诚鼓励。要重视非语言表达,用好眼神、神态、姿态。

温和的神态、专注倾听的姿态,无声传递尊重与接纳。要坚守公平,用平视的目光主动看见每一个孩子。如,课堂提问要兼顾不同层次的学生,多给学困生、内向学生表达机会。师德的生动,不在于刻意表演,而是藏在日常细微的言行中。

三是营造氛围,让师德自然流淌。师德生动的课堂,必然拥有包容、平等、安全的课堂文化。比如,教师要营造容错的课堂氛围,允许学生出错、犯错,鼓励大胆表达,接纳不同想法。在这样的宽松环境中,学生才敢于提问、敢于表达,师生之间就能形成真诚的情感联结。教师要坚持因材施教,尊重学生个体差异。不拿统一标尺衡量所有学生,看见每个学生独特的闪光点。当课堂充满理解、信任与接纳的氛围时,师德便浸润其中。

四是优化评价,让师德有理有据。要把课堂中的师德表现纳入师德评价体系,实施正向激励。教研听课、日常巡课等,除评估教学能力,同时要评估师生互动、教师言行等师德要素。同时,要发掘教师在日常课堂中那些暖心的育人小故事,展现平凡课

堂中生动的师德案例,用身边榜样带动全体教师,引导老师们在日常课堂中自觉践行师德。当然,还可引入学生匿名反馈机制,收集学生在课堂上的真实感受,作为师德评价的重要参考。师德蕴藏在真实的课堂中,课堂是师德最好的舞台。让师德在课堂上生动起来,就是要告别静态的文件式要求,让师德走出会议室、走出书面材料,转化为课堂里教师那一句句温暖的鼓励、一次次耐心的倾听、一个个平等的眼神,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尊重、包容、公平的育人行动。作为教师,理应立足每一节常态课堂,用一言一行诠释师德内涵。

【本文系成都高新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25年度教育科研课题《校际联盟:教育家精神引领下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路径研究》(课题编号:GX-MS202516)阶段性成果】

(作者刘仁富系成都市大中小学党建与思政教育研究中心特聘专家,张桃系成都高新区锦城小学党支部书记、高新区中小学党建兼职教研员,李刚系成都师银范都小学党支部书记)

略读课文教学,教师要学会“后退”

——以《故宫博物院》教学为例

■ 韩绪菊

叶圣陶曾指出:“就教学而言,精读是主体,略读只是补充;就效果而言,精读是准备,略读才是应用。”在略读课文教学中,教师要么沿袭精读课的教学流程,面面俱到;要么过度放手,不作适当引导,让学生阅读流于形式。对略读与精读的把握,需要教师根据教学目标,在“扶”与“放”之间找到平衡点,并学会“后退”。

一、目标设定

学生自己从阅读提示中读出任务

略读课文的学习提示以任务驱动的方式呈现,但任务是综合性的,学生需要读懂阅读要求,将其转化为可操作、可落实的学习目标。《故宫博物院》作为单元中的略读课文,学习提示设置两项任务:一是为家人设计故宫一日游路线图;二是选择一两个景点为家人做讲解。教学时,教师引导学生细读学习提示,通过圈画“设计”“选”“讲

解”等动词,梳理任务要素,学生会发现两项任务指向不同的阅读目的。第一项任务“设计一日游路线图”指向游览顺序的把握,需要从宏观上理清故宫的空间布局。第二项任务“选景点讲解”聚焦局部内容的深入理解,需对具体景点的信息进行筛选、整合。学生自己读出这两层任务,也就把学习提示转化成了明晰的学习目标。学生自主厘清任务之后,略读课文的自主阅读才真正落地。

二、过程指导

把试错和纠错的空间留给学生

本单元以“根据阅读目的,选用恰当的阅读方法”为阅读要素,落实它需要让学生在真实任务中经历选择、运用、调整的完整过程。教学时,很多老师习惯提前给学生搭建学习支架,直接依托“材料一”的方位顺序指导学生画路线。学生按照教师给的路径操作,路线画得顺畅,但真

正的阅读策略建构并未发生。为让学生亲历自主建构的过程,教师要弱化前置引导,将学习支架从提前给予调整为按需提供。教师退一步,有的学生难免会遇到困难,比如,有学生将入口标注为东华门,忽略材料一“从午门入园”的关键信息;还有学生在与路线规划无关的材料上耗费大量阅读时间。同桌互评时,同伴质疑路线画错、材料读偏,学生回头重读内容,修正之后自然学会根据阅读目的决定材料取舍。犯错也是学习的过程。

路线图的任务让学生体会到阅读目的,决定材料取舍;讲解词任务进一步把这种取舍推向表达层面。教师在落实“写生活体验,表达自己的看法”的习作要素时,继续依托真实任务引导学生思考:你要介绍哪个景点?想带给家人怎样的感受?面对具体听众,学生在准备讲解词时,需要在文本信息、个人经验与听众需求之

间建立联结。他们借助经验对文本信息进行具象化理解,使静态知识获得个人意义,生活体验在这里就发挥了双重作用,既帮助学生理解文本信息,也帮助学生组织表达内容。随后,教师出示故宫实景图片,引导学生对照文本内容、图片和讲解词进行筛选和调整。学生发现如果自己选择的景点与图片中细节存在出入,便会主动更换不合适的内容,表面看学生改的是讲解词,实际却是培养了筛选信息的能力。

三、评价反思

让学生自己监控阅读过程

略读课文的教学,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的阅读过程,也要引导学生对阅读过程进行反思。这种元认知能力的培养,是略读课文区别于精读课文的重要教学价值。课上教师预留5分钟,借助反思单引导学生填写:“今天使用了哪些阅读方法?哪

种方法最有效?遇到同类任务如何运用?”学生根据学习过程进行总结,如要先明确任务,再挑选材料,要学会判断材料与任务的关系。这样的反思培养了学生的自我监控与自我调整能力,也让“根据阅读目的选用阅读方法”的单元要素真正落到了学生的阅读经验里。

教师的“后退”,退的是包办和预设,进的是观察、等待和按需出手。学生自己定目标、自己用策略、自己做监控,略读课文才真正成为独立阅读的实践场。在这样的实践场里,学生经历的是完整的阅读过程,收获的是可迁移的阅读经验,以及面对新文本、新任务时的阅读自信。

【本文系重庆市开州区教育规划课题“基于学习任务群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教学实践研究”(编号:kjb62025kg057)阶段性成果】

(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中心小学教师)

观点

守护教育的“模糊地带”

■ 何小波 刘素芳

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被称作“足球史上技术含量最高的一届”。球场架设12台高速摄像机,比赛用球内置500赫兹运动传感器,AI用音频不断告诉边裁“越位、越位、越位”。技术的介入让判罚前所未有的精确。当每个动作都在镜头下被AI分析,一个球员说:“我感觉我在踢的不是足球,我感觉我在被审判。”

这场关于足球的讨论,对教育犹

如一面镜子。现在,技术以同样的逻辑进入课堂。许多学校引入的AI巡课系统,通过教室摄像头实时捕捉学生抬头率、举手频率、专注时长。这让人深思:我们是否也在用“精确”交换某种更珍贵的东西?那些属于教育的“模糊地带”,正在被AI技术消除。

AI能捕捉“抬头”,却读不懂“思考”。正如有学者指出,AI能精准捕捉“头部朝向”等外在行为,却无法识别

学生的“思维状态”。一个低头书写的学生可能正处于深度专注中,一个抬头凝视的学生可能正在走神。这道认知鸿沟,是现有算法难以跨越的。

当“抬头率”成为衡量课堂效果的硬指标,教师和学生可能不自觉地围绕数据“表演”。教育中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:一个孩子是否真正理解、是否产生兴趣、是否被触动……面临着被忽视的危险。AI“量化一

切”,可教育中最核心的恰恰是那些不可量化的东西,师生之间鲜活的精神互动、一个鼓励的眼神、一次心照不宣的理解、一个恰到好处的停顿……AI能批改“文字”,却读不懂“人心”。AI批改作文效率确实惊人,原本批改45本文作需要3小时,现在一个多小时就能完成,但代价已经显现。

一位语文老师坦言,自己批改作文时“能看出哪个孩子最近家里有事,哪个孩子突然开窍了。如果纯靠AI,就只得一份完美的报告,对学生的了解变少了”。一位老师遇到一个孩子跑来说:“老师,你是不是没认真看我的作文?”AI给的评语虽然规范,但孩子觉得老师不在乎他了。

每一篇作文都是学生“独一无二的手工作品”。AI可以发现语病和错别字,却无法真正理解学生在字里行间的鲜活情感和独特表达。当教师把作文批改完全交给AI,失去的是通过文字建立的情感连接。教育部《教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指引(第一版)》明确规定,不得将AI对作文的自动批改结果作为学生最终评价直接使用,这一政策导向恰恰说明,“模糊地带”必须由人来守护。

上传了多少资源、参加了多少研修、课堂互动频次多高……数字化平台把教师的工作变成数据。一位校长一针见血地指出:人工智能应用正陷入“为用而用”的困境。在一些行政汇报中,AI技术的使用常“悬浮”于真实

教学之上,成为汇报亮点。

更深的隐患在于,当教师开始用技术的逻辑定义自己的价值,以数据处理能力、技术操作水平为追求,那么,情感投入、价值引领、不放弃一个“问题学生”的耐心……这些无法被量化的教育价值,都可能被认为“低效”而被边缘化。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“教育空心化”,师生之间的智慧交流退化为算法之间的无声较量,学生难以经历真正的推理想象和批判质疑。读懂学生眼里的困惑、捕捉课堂瞬间的生成、传递知识和人格的温度……教师最重要的这些能力,恰恰是数字化最难以“赋能”的。

技术让足球比赛更公正,世界杯上的“上帝之手”再也不可能发生了,但也带来了“戏剧性”的时刻。教育中那些“不按标准答案”的教学瞬间,那些“偏离教案”的课堂生成,那些无法被算法捕捉的师生默契——教育中这些“闪亮的时刻”可能渐渐消失。

技术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快、更准、更量化。但有些事情,我们宁愿让它慢一点、模糊一点,更多地带着人的痕迹。因为教育的终极目的,不是培养“标准化的产品”,而是成全“独一无二的人”。而这些“模糊地带”,恰恰是要学校、教师去守护的。

(何小波系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崇和分校副校长、正高级教师,刘素芳系成都市中和职业中学教师)

上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第二册 Unit2 Let's celebrate 课前,我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了一个问题:“Who is the Real Father Christmas?”(什么样的人才算“真正的圣诞老人”?)

有学生抢着说,圣诞老人是给孩子送礼物的;还有学生说,是商场门口穿着滑稽衣服逗孩子的人。那节课,我带他们读完英国作家托尔金(J.R.R. Tolkien)的故事,教室里安静了好一阵。托尔金是现代奇幻文学之父,因写出了《霍比特人》《魔戒》《精灵宝石》等作品而闻名于世。课文 Letters from Father Christmas《圣诞老人的来信》讲述了他连续20多年,在每年圣诞节都以圣诞老人的口吻给自己的4个孩子写信,并亲笔配上精美的插图。托尔金在信中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生动、奇妙的北极世界——那里有洁白的雪、奔跑的驯鹿、会说话的北极熊。孩子们拆信时又惊又喜,以为信是来自遥远的北极的圣诞老人写的。

我引导学生们进一步分析这篇课文的价值: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,托尔金信里的内容也在悄然发生变化。他避开了传统“好孩子才能得到礼物”的生硬规则,而是用充满温情的文字,为孩子们带来一个精彩的世界,展现出珍贵的教育智慧。课文最后写道:“托尔金算不上神话里那个驾着雪橇的圣诞老人,可他称得上‘真正的圣诞老人’(the Real Father Christmas)。”

我说:“托尔金没送昂贵的礼物,怎么反倒成the Real Father Christmas?”一个女生说:“因为他用了sincerity(真心)。”我赞许地点点头:“圣诞节也好,春节也罢,真正珍贵的,从来不是礼物和红包,而是那个愿意为你费心的人。咱们中国人常说‘谁言寸草心,报得三春晖’,跟托尔金20年的默默付出,是同样的道理。”

下课前,我让学生用一句英语写自己理解的圣诞老人是怎样的。有人写“those like Mom and Dad(像爸爸妈妈那样的人)”,有人写“those who turn bitter days sweet(把苦日子过甜的人)”。

真正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,是课后发生的一幕。

通江县是革命老区,班里多是留守学生。班上有个男生小乐(化名),平时比较沉默,他的父母在新疆打工,一年见不上几次面。那天课后,他低着头,对我说:“老师,我以前总觉得父母不陪我,是不够爱我……”我静静地看着他,他深吸了一口气,抬起头,眼眶有些发红:“现在想想,他们不是不想陪,而是把力气都花在供我读书上了。他们就像……课文里写的那个写信的父亲——the Real Father Christmas。”

那一刻,我心里一酸,还有些心痛。作为老师,我们常常在讲台上讲一些大道理,试图用各种规矩去约束学生。但在这个瞬间,我突然明白,真正的教育智慧,是用一篇篇好文章、一次次共情作为钥匙,去叩开孩子的心门,唤醒他们灵魂深处的温情和爱。

后来,学校搞感恩主题班会,小乐给远在新疆的父母写了一条短信:“你们在外面多保重,我在家会照顾好爷爷,好好读书,你们不用挂念。”

像小乐这样的孩子,学校有很多。教育要真正落实立德树人,靠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。这几年,学校将红色文化、国防教育与日常的德育活动深度融合。我们带着学生走进纪念馆,也把感恩与励志,悄悄落到了平常的小事里:和父母多交流,帮家里做一顿饭,寒暑假回去陪一陪爷爷奶奶。当孩子们心里明白了什么叫“付出”,行为也就跟着端正了起来。

这节课让我的内心也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洗礼。作为教育者,我们不能仅仅做一个传授知识的“教书匠”,更要学会像托尔金那样善用教育智慧,捕捉文本背后的情感力量,用它来塑造孩子的人格。德育从来不是一门枯燥的课程,它就藏在那些饱含温情的课文里,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们的价值观。愿我们每一个当老师的,都能拥有这份教育的智慧,做学生生命里的“真正圣诞老人(the Real Father Christmas)”——不问回报,只问那个孩子有没有在爱的滋养下、在知识的光芒中,长成一个温暖而坚韧的人。

(作者系通江县实验中学教师)



雕塑

王浚录 摄